

『我又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听你这么说不习惯，我以为你向来都是一个人。』



南方女王

〔西班牙〕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 著

叶淑吟 译

LA REINA

DEL SUR

南海出版公司

LA REINA
DEL SUR

南方女王

〔西班牙〕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 著

叶淑吟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方女王/[西班牙]佩雷斯-雷维特著;叶淑吟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2.7
ISBN 978-7-5442-5924-8

I. ①南… II. ①佩…②叶… III. ①长篇小说—西
班牙—现代 IV. ①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961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0-073

LA REINA DEL SUR © 2002 by Arturo Pérez-Revert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DRAKE SERVICES LTD.c/o RDC Agencia Literaria S.L.,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译文由台湾漫游者文化授权简体字版出版发行

南方女王

[西班牙]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 著
叶淑吟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邵嘉瑜 马秀琴
特邀编辑 葛建亭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博远文化

印 刷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320千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924-8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本书献给艾梅尔·门多萨、胡利奥·贝纳尔，
以及塞萨尔·贝特曼·格梅斯。为了友情。为了毒枭。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从云端高处跌落	/5
第二章 格罗被人干掉了	/28
第三章 当这些年随风而逝	/49
第四章 跟他走吧	/71
第五章 山里种下的大麻	/93
第六章 赌命，赌运气	/115
第七章 我是七号	/143
第八章 一公斤装毒品	/164
第九章 女人的事业	/188

第十章	酒馆一角 /207
第十一章	我不懂杀人，但是愿意学 /232
第十二章	别想和我分享大海 /255
第十三章	告密者来自何方 /284
第十四章	有人小命不保 /306
第十五章	故乡的朋友，说爱我的人 /325
第十六章	斜挂的货 /347
第十七章	江湖上留有她的传说 /368
尾声	/395
致谢	/398

前言

电话铃声响起时，她知道自己将会被干掉。她深信不疑，全身僵硬地站在炙热的蒸汽里，手中的刀片停在半空中，头发贴在脸上，凝结的水珠沿着墙壁瓷砖流下来。丁零零——她屏住呼吸，仿佛静止不动或者默不做声就可以改变已经发生的一切。丁零零——她正站在浴缸中刮右腿上的汗毛，腰间满是肥皂泡沫，赤裸的肌肤泛起鸡皮疙瘩，好像刚刚被爆裂的水龙头喷出的冷水浇过似的。丁零零——卧室内的音响传来北方老虎乐团的歌声，是《德州女孩卡美莉亚》。背叛与走私，他们唱着，是无法并存的。她一向害怕听这类歌曲，好像那是一种预兆，转眼间就会变成黑暗的事实与威胁。格罗曾嘲笑过她，但是耳边传来的电话铃声证实了她的看法，也意味着她再也见不到格罗了。格罗不但错了，也失去了更多东西。

她放下剃刀，慢慢跨出浴缸，走向卧室，滴了一路水珠。电话放在坐垫上面，小小的黑色机身看起来很不良。她盯着电话，但是没有碰它。丁零零——她害怕极了。丁零零——电话铃声逐渐和歌曲混在一起，好像变成了旋律的一部分。老虎乐团继续唱道：走私贩子绝不会原谅任何背叛行为。

她从格罗嘴里也听过相同的话。他露出惯有的笑容，抚摸着她的背，然后把电话扔在她的裙子上。如果有一天这部电话响了，就表示我已经死了。那时你一定要立刻逃命。竭尽所能地逃，我的小焦糖。竭尽全力，快逃，千万不要停下脚步，因为我已经没办法在你身边拉你一把。如果你活着逃到某处，就为我们的回忆干杯龙舌兰酒吧。为了我们曾经美好的时光，

我美丽的可人儿。

为了我们曾经美好的时光。这就是缺乏责任感但胆识过人的格罗·达维拉啊！优秀的赛斯纳飞机驾驶员。朋友们称他短程航线之王，连埃皮法尼奥·巴尔加斯先生也这样叫他。他能在距离地面三百米的低空拉起轻型飞机，载着一包包可卡因和没有掺杂质的**；他能在月黑风高的晚上贴着水面飞行，越过上下边界，避开联邦政府的雷达和美国缉毒局的爪牙。他十分有能耐，游走在玩命边缘，在长官背后耍花招，而且输得起。

从身上滴下来的水，在脚边聚成一个小水洼。电话铃依旧响个不停，不必接起来，她也知道格罗的好运气已经用完。铃声代表要执行他交代过的指示：尽快逃命。但是光凭电话铃声，实在很难说服自己命运之舵将就**转向。于是她抓起电话，按下接通键，听着那头的声音。

“特蕾莎，他们杀了格罗。”

她分辨不出话筒里究竟是谁的声音。格罗有一干朋友，有些人忠心耿耿，对他心怀感恩，因为有段时间他们曾一起运毒，将**和可卡因砖藏在汽车轮胎里，沿着埃尔帕索市的一条街道开去，和通往美国的路同一个方向。可能是其中某一个人，说不定是内托·罗萨斯，也可能是拉米罗·巴斯克斯。她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家伙打来的，也没有那个必要了，电话里的人说得很清楚。

“他们杀了格罗，”那个声音重复道，“不只是格罗，他的堂弟也一起杀了。现在轮到他堂弟的家人和你。所以，尽你所能快点逃命！快逃，千万不要停下脚步。”

接着就挂断了。她看着地板上湿漉漉的双脚，发现自己的身体正因寒冷和害怕而颤抖着。她想知道通风报信的人究竟是谁，竟重复了格罗警告过的话。她想象着那位无名氏先生坐在一个弥漫着雪茄烟雾、满是酒杯的酒吧里，格罗坐在他对面吸着**，还习惯性地跷着二郎腿。格罗穿着尖头的牛仔蛇皮靴子，围着丝质领巾，飞行员外套搭在椅背上，一头金色短发，脸上挂着一抹尖酸却自信的微笑。朋友，就算是为了我吧，如果有一天我遭遇不测，一定要告诉她快逃，千万不要停下脚步，因为他们也会伤害她。

一阵惊慌出其不意地涌上心头，完全不同于刚才那种因害怕而起的冷战，此刻不知所措混合着疯狂一同爆发，她双手环抱头部，发出短促干哑的尖叫声，几乎站立不住地跌坐在床上。她环顾四周：坐垫上白色和金色的线条，挂在墙壁上的图画里有美丽的风景和在余晖下散步的情侣，为了摆在架上展示而慢慢搜集的瓷器，这煞费苦心的一切都是为了将家布置得舒适美丽。她明白所谓的家已经变了调，再过几分钟，这个地方就会变成陷阱。她从衣柜的大镜子里看见了自己：一丝不挂，全身湿漉漉，黑色的发丝贴在脸上，散乱的头发间，一双眼睛因为恐惧而失神，睁得老大。快逃，千万不要停下脚步。格罗和在电话里重复这些字句的声音，都这么警告过她。

于是，她开始逃亡。

第一章 从云端高处跌落

过去我总以为“科里多”^①只是没有根据的歌曲，《基督山伯爵》也不不过是一部小说。最后一天，我这样告诉特蕾莎·门多萨。她的房子坐落在墨西哥西北部锡那罗亚州库利亚坎市内的查普特佩克殖民区，她和我会面时，身边围绕着保镖和警察。我提到爱德蒙·唐泰斯，问她是否读过那本书^②，她只是无声无息地盯着我，时间之长真让我害怕我们的对话就此结束。然后，她转过头去凝视着那些敲打玻璃窗上的雨点。我不知是窗外黯淡光线的阴影，还是一抹出神的微笑，在她唇边勾勒出一道既诡异又残酷的线条。

“我从来不看书。”她说。

我知道她在说谎，毫无疑问，就如同这十二年来编织过的无数谎言。但是我不想把气氛弄僵，于是岔开话题。这个终于现身在我眼前的女人，经历漫长的流亡生涯后，再次回到这片土地上，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比起她究竟读了哪些书，才是更加吸引我的东西。

最近八个月，我横跨三大洲追寻她的足迹。如果说此刻的我觉得被她欺骗，也不完全准确。真相往往隐藏在传说背后。但是，从我的职业角度来看，“欺骗”总是相对的：真相和传说都只是工作的内容罢了。问题在于，

① 美墨交界地区盛行的传统歌谣，通常用来传颂知名毒枭或英雄的事迹。虽然被禁止在公开场合播放，但只要到小酒馆就能听到。

② 《基督山伯爵》。

当你用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技巧性地紧盯某个人时，对这个追踪目标，你不可能不产生个人的主观想法。那个想法有力且真实地扎根在你的脑海里，想要从本质上改变它，已经变得很不容易，甚至不那么必要。除此之外，作家拥有一种优势，就是阅读自己作品的人，会很容易认同我们的看法。所以在库利亚坎市那个阴雨绵绵的早晨，我心里很清楚，站在面前的绝不是真实的特蕾莎·门多萨，而是另一个戴着虚假面具的女子，一个我所创造与想象的角色。通过那些认识她的人，喜欢她或者恨她的人，我一片片地拼凑出她的故事，残缺不全而且充满矛盾。

“您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什么？”她问。

“关于您的生平，我还欠缺一块拼图。最关键的那一块。”

“哦，一块拼图。”

“是的。”

她拿起桌上的法洛斯香烟，用廉价的塑料打火机点燃一根，做了个手势，阻止坐在房间另一端的男子起身献殷勤。他左手插在夹克口袋里，一头黝黑卷曲的长发，留着墨西哥味道的卷翘八字胡，是个人至中年、体形魁梧甚至有点富态的男人。

“最关键的哪一块？”她把烟和打火机搁在桌上，形成完美的对称，没有请我抽上一根的意思。但对我来说也无所谓，因为我没有抽烟的习惯。桌上还有两包烟、一个烟灰缸、一把手枪。

“既然今天您敢冒险来到这里，”她补充道，“想必您刚才说的是真的。”

我瞄了一眼那把枪。是瑞士制的西格绍尔自动手枪。口径九毫米，弹匣是交错排列式的，每个可装十五发帕拉贝伦子弹，三个弹匣都装满了。枪的尖端镀成金色，如橡树般粗壮。

“是的，”我语气温和地回答，“时间要追溯到十二年前，从锡那罗亚州开始。”

我再次感受到她那静谧无声的目光。她把我的背景摸得一清二楚，因为在她的世界里，这些都是可以用钱买到的东西。此外，三个星期前，我便把未完成的稿件副本寄给她。那是诱饵。再附上一封介绍信，完整说明此行的目的。

“凭什么要我说出来？”

“因为在您身上，我花费了毕生心血。”

她透过弥漫的烟雾直直地盯着我，双眼半眯，仿佛阿兹特克主神庙里的印第安面具。然后，她站起身，走到迷你吧台边，拿了一瓶顶级马蹄铁龙舌兰酒，以及两个小小的狭长空玻璃杯，墨西哥人称为小马杯。她穿了一条舒适的暗色亚麻长裤、黑色上衣和凉鞋，身上没有什么珠宝饰品，也没有手表，只在右手手腕上戴着一个银质七环手镯。那些约莫两年前的报章剪辑，还留在我下榻的圣马可仕旅馆房间里，《你好》八卦杂志曾将她选为西班牙气质最出众的二十位女性之一，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世界报》也刊出最新的司法调查进度，报道她在太阳海岸^①经营的事业，以及和毒枭之间纠缠不清的牵连。在那张登在头版的照片上，她的身影可以从一辆汽车的玻璃后辨识出来，有几名戴深色墨镜的保镖，保护她免受记者骚扰。其中一个保镖，就是现在坐在房间另一端的蓄了胡子的男人，他远远地望着我，假装没有在监视。

“您倒是费了一番工夫。”她一边倒龙舌兰酒，一边喃喃地重复着。

没错。

她站在那里，一面细细地啜饮了一口酒，一面不忘审视我。比起照片里或者电视里的影像，她本人看起来更为娇小，但是举止依旧冷静，充满自信。似乎她的一举一动都是自然而然的，丝毫没有任何预谋或迟疑。或许她的个性就是毫不犹豫，我的脑子里突然浮现出这种想法。我得承认，已经三十五岁的她，还是有一股莫名的吸引力，然而比起她近期照片里的身影以及我在这个屋子里和别处看过的照片，她现在的魅力稍显逊色。那些照片都被认识她的人保存在大西洋彼岸，其中包括她穿着黑白相间囚服的正面与侧面照片，归档在阿尔赫西拉斯^②警局里的老档案夹里。还有那堆录像带，里面的影像模糊不清，结尾处总是出现魁梧的保镖干预拍摄，粗暴地隔开被镜头追逐的焦点。而在所有照片中，她都是以现在这样出色的外表公开露面，习惯穿一身暗色，戴黑色太阳镜，坐进或走出豪华的汽车。

①位于西班牙南端的海岸。

②位于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的加的斯。

此外也有几张是被远距摄像机捕捉到的：一个模糊的轮廓躺在西班牙南部马贝亚的某处屋顶露台上，或是在一艘洁白如雪的大游艇甲板上晒太阳。南方女王与她的传说。出现在报纸社会版上的她，同时也出现在正在发生的故事里。

但是有一张照片被我忽略了。在踏出那间房子前，也就是两个小时后，特蕾莎出其不意地把照片拿给我看。是一张残破不堪的老照片，用胶带重新拼贴过。她将照片摆在桌面上，就放在装满烟蒂的烟灰缸和一瓶龙舌兰酒之间。她刚喝完了三分之二。那把有三个弹匣的手枪，摆在那儿像是在预示当晚即将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就是宿命般的预警。

这张最后的照片，老实说来十分老旧，只剩半张，因为左半边被撕毁了：从残余的另一半依稀可以辨认出一个男人的手臂，裹着像是飞行员外套的袖子，搭在一个年轻女孩的肩膀上，女孩有混血儿特有的棕色肌肤，丰盈的黑色头发，还有一双大眼睛，看起来只有二十出头。她穿着紧身长裤，难看的羊毛领牛仔粗呢外套，盯着相机镜头，露出犹疑不定的表情，似笑非笑。尽管脸上化着粗糙的大浓妆，我还是注意到那双黑色瞳孔里蕴藏着天真或者说是脆弱的眼神，而这更加深了那张鹅蛋脸上的稚气。一双轻轻勾勒成杏仁形状的眼睛，线条分明的嘴巴，鼻子的形状隐约透露出逐渐退去的古老印第安血统，马黛茶色的皮肤，高高翘起的下巴流露出一股桀骜不驯的自负。我想，这女孩算不上美貌，但是有一股特别的气质。她的容貌称不上完美，只算得上清秀，这种美仿佛是过去的古老光辉延续了几个世纪之后遗留下的独特痕迹。而这也使得那股脆弱带了点平静，或许该说是一种单纯的自信。我暗自猜想，如果今天我不认识照片里的人，也许那种脆弱会让我心软。

“我差点认不出是您。”

这句话脱口而出。对于我的评语，她似乎不以为意，只是凝视着桌上的照片，良久。

“我也认不出来。”她下结论似的说。然后，她把那张照片放进沙发上的袋子里面，放入绣着她姓名开头字母的公文包，然后往门口一指。“我想这样就够了。”她说。

她看起来疲惫不堪。长时间的谈话，香烟，龙舌兰酒。她的双眼下挂着黑眼圈，已经不是昔日照片里的眼睛。我站起身来，扣上夹克的扣子，伸出手向她道别——她几乎没有碰到我的手，我的注意力再次放到那把枪上。原本在房间另一头的胖胖的保镖，现在正站在我身旁，一脸漠然，一副准备送客的样子。我兴致盎然地看着他那双发亮的蜥蜴皮靴子，赘肉从手工图腾腰带上挤出来的啤酒肚，以及T恤底下让人有压迫感的身躯。当他打开大门，我发现他的肥胖不过是虚张声势，全是左手制造出的效果。显然，他只把右手当成工作的工具。

“希望一切顺利。”我意味深长地说。

她循着我的目光看向那把手枪，慢慢地点头同意，但是并非因为我说的话。她正沉浸于自己的心思里。“当然。”她喃喃道。

我转身离开了那里。穿着防弹背心并且配着突击步枪的州警在我抵达时曾把我全身上下搜了个遍，现在则继续待在前厅及花园里站岗，此外还有一辆军用小货车、两台警用哈雷摩托车，都停在入口处的圆形喷泉旁。在高耸的墙壁外的巷子里，有五六个记者和一台架在伞下的摄像机；一群身穿战斗制服的士兵在不远处守护，他们封锁了整座别墅。我向右转个弯，然后在阴雨中徒步走着，想要回头寻找那辆停在一个小区外等我的出租车，就在阿那亚将军巷的转角。

现在我明白了我需要知道的一切，曾经阴影笼罩的角落已经被照亮，特蕾莎的每一段故事，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能够镶嵌在正确适当的位置：从第一张照片开始——或者只能算是半张照片，到那位亲自接待我、桌上还搁了一把自动手枪的女人。

现在唯一缺少的是结局，但是结局也将在接下来的几小时内揭晓。和她一样，我该做的事，就是坐下来，等待。

从特蕾莎·门多萨自库利亚坎市展开亡命生涯的那天下午算起，十二年光阴已经消逝无踪。那天为往后漫长的旅程揭开了序幕，她曾经一直相信的理性世界，是在格罗的保护下建立起来的，此刻已在身旁崩裂——她可以听见结构崩裂时震耳欲聋的响声，接着忽然间，她发觉自己已迷失并

深陷危险之中。

她放下电话，来回踱步，蹑手蹑脚地打开抽屉，理智被恐惧吞噬；在逃离那里之前，她翻找任何可以放进袋子的必需品。她想为自己的男友痛哭，或尖声叫喊直到喉咙嘶哑，但是恐惧一波波袭来，像棍棒般捶打着她，麻痹了她的动作与感觉。哪怕是服用一点有迷幻作用的胡奥特拉蘑菇，或者抽一根烈到会让人痛苦的烟都好，那样可以将她的神志抽离到远方，不必再控制躯体。

就这样，她急忙穿上衣服，笨手笨脚地套上牛仔裤、衬衫，还有一双鞋，摇摇晃晃地溜下楼梯，衣服底下的身体仍旧濡湿，头发也是。随身带的一只旅行用小袋子里装着顺手抓到的几样皱巴巴的东西：几件内衣、一件混纺的粗呢上衣、衬裤、袜子、装有两百比索的皮夹，还有文件。

“他们很快就会找到家里来，”格罗曾经警告过她，“他们会检查所有找得到的东西，最好别让他们发现你的踪迹。”

钻到巷子里的时候，她停下脚步，脸上的表情犹疑未定，带着猎物与生俱来的小心翼翼，随时警惕狩猎者和他的猎狗群是否就在附近。她面对的是敌人势力范围内错综复杂的都市地形。殖民区宽阔的大道，舒适的独栋别墅，墙壁上爬满九重葛，前院停着一辆辆高级汽车。从贫穷落后的七滴水小区到达那里，简直是一段遥远的路程，她想。忽然间，对面药店的老板娘，街角那家近两年来她常光顾的杂货店的店员，穿着蓝色制服、腰带上挂着枪的银行警卫——就是那位每每经过就看到他脸上挂着奉承的微笑的人，都变成了危险人物，在一旁虎视眈眈。

“你将不再有朋友。”格罗曾斩钉截铁地说，带着一抹有时她爱得要命、有时却痛恨无比的懒懒的笑容，“从电话铃响起而且开始逃亡的那天开始，你将会形单影只，小焦糖。而我再也没有办法帮助你了。”

她用力按住手提袋，像是要保护肚子一样，低着头沿人行道走着，此时此刻她不去看任何东西或行人，试着让步伐不要显得太急。远方太平洋上的太阳已经开始西沉，离西边的阿尔塔塔海滩还有四十公里之遥；大道上的棕榈树、灌木丛和芒果树在天空下勾勒出的轮廓，再过一会儿就会被库利亚坎市的黄昏染成橘红。她注意到耳边传来声响：一种隐约、单调的

跳动声，可能是交通的嘈杂声，或者是自己脚下高跟鞋的声音。如果有人在这时出声叫她，恐怕她连自己的名字都无法听见，或许，连子弹呼啸飞来的声音也听不见。

那颗朝她飞来的子弹。她战战兢兢地防备着，身体的肌肉因此而僵硬起来。她把头垂得低低的，后背和腰都因此疼痛不已。这就是情势。数不清有多少次，特蕾莎听到他们那伙人在玩笑、真话、喝酒与抽雪茄之间，谈着失败的经历，那些话深深地印在她脑中，就像热铁烙在牲畜身上。

“在这个赌局里，”格罗曾经说过，“要懂得怎么看清情势。所谓的情势，就是有人走过来向你打招呼，或许你认识这个人，而他也对你微笑。轻轻的、甜甜的，但是你会发现有点不太对劲：一种不确定的感觉，好像某样东西出现在不对的位置，而只消一眨眼的工夫，你就会被干掉。”格罗说这些话时，眼睛直视特蕾莎，在朋友的嬉笑打闹声中，他举起手比出手枪的形状指着她。

“虽然，”他补充道，“好一点的情况是他们把你活捉到沙漠里，拿着乙炔喷枪，十分有耐心地拷问。最糟的情况不是你知道答案——遇到这种状况，反倒可以松一口气——而是你根本不知道答案。重点就在那里。坎廷弗拉斯^①说过。那就是问题。要说服拿喷枪的人，你对他认为你应该知道的东西毫无头绪，根本是难上加难，因为他迫切地想要知道答案啊！”

Chingale(他妈的)！^②她希望格罗死的时候，是一下子就结束而且没有痛苦。希望他们除掉他和那架赛斯纳飞机后，就把他丢到海里去喂鲨鱼，而不是把他绑架到沙漠里严刑拷打。如果落在联邦政府或美国缉毒局手中，最后的下场都是在阿摩罗亚或图森的监狱里蹲苦牢，你可以选择妥协，同他们达成协议。如果知道怎么在游戏里掌握谈判技巧，还能转为受保护的秘密证人，或者成为享有优先待遇的囚犯。但是格罗的非法买卖从来不在这个范围内。他并非胆小鬼，也不是告密者，只是在某些方面稍微叛逆一点，比起钱，他更多是为了有趣才游走在玩命边缘。他曾吹嘘说，我们来

①墨西哥喜剧演员，拉丁美洲电影史上最受欢迎的表演家。

②编按：为了表现故事人物讲话时的特殊腔调和用语，本书之后出现的墨西哥西语感叹词均附原文及中译。有些词语会随上下文的不同而在中译时发生些微差异。